韻語陽秋/卷十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韻語陽秋/卷九 ◄

韻語陽秋
卷十

► 完结

李白樂府三卷，於三綱五常之道，數致意焉。慮君臣之義不篤也，則有《君道曲》之篇，所謂〔風後爪牙常先太山稽，如心之使臂。小白鴻翼於夷吾，劉葛魚水本無二。〕慮父子之義不篤也，則也《東海勇婦》之篇，所謂〔淳於免詔獄，漢主為緹縈。津妾一棹歌，脫父於嚴刑。十子若不肖，不如一女英。〕慮兄弟之義不篤也，則有《上留田》之篇，所謂〔田氏倉卒骨肉分，青天白日摧紫荊。交柯之木本同形，東坡憔悴西枝榮。無心之物尚如此，參商胡乃尋天兵！〕慮朋友之義不篤也，則有《箜篌謠》之篇，所謂〔貴賤結交心不移，惟有嚴陵及光武。〕〔輕言託朋友，對面九疑峰。〕〔管鮑久已死，何人繼其蹤？〕慮夫婦之情不篤也，則有《雙鷰離》之篇，所謂〔雙鷰復雙鷰，雙飛令人羨。玉樓珠閣不獨棲，金窗繡戶長相見。〕徐究白之行事，亦豈純於行義者哉！永王之叛，白不能潔身而去，於君臣之義為如何？既合於劉，又合於魯，又娶於宋，又攜昭陽金陵之妓，於夫婦之義為如何？至於友人路亡，白為權窆，及其糜潰，又收其骨，則朋友之義庶幾矣。《送蕭十一之魯兼問稚子伯禽》，有〔高堂倚門望伯魚，魯中正是趨庭處。君行既識伯禽子，應駕小車騎白羊〕之句，則父子之義庶幾矣。如弟凝、錞、濟、況、綰各贈詩，以致其雍睦之情，則兄弟之義庶幾矣。惜乎，二失既彰，三美莫贖，此所以不能為醇儒也。

人之事親，當以敬為主，故孔子告子遊曰：〔至於犬馬，皆能有養，不敬，何以別乎？〕束晳作《補亡詩》，於《南陔》、《白華》二篇，每以為言。《南陔》曰：〔養隆敬薄，惟禽之似。〕《白華》曰：〔竭誠盡敬，亹亹忘劬。〕可謂得

孔子之旨矣。今之人恃親之愛己，而忘其敬者多，故表而出之，以為事親之戒。

王稚川調官京師，母老留鼎州，久不歸侍。嘗閱貴人歌舞，有詩云：〔畫堂玉珮縈雲響，不及桃源欸乃歌。〕山谷和韻諷之云：〔慈母每占烏鵲喜，家人應賦《蓼虫歌》。〕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。山谷至孝，奉母安康君至為親滌廁牏，浣中裙，未嘗頃刻不供子職。洎貶黔南，不能與親俱，則《贈王郎詩》云：〔留我左右手，奉承白髮親。〕至《贛上食蓮有感》則曰：〔蓮實大如指，分甘念母慈。〕亦可見其孝誠矣。余聞無瑕者可以錄人，則其告稚川之語未為過也。老杜《送李舟詩》非不歸重，而其中亦不能無譏焉。所謂〔舟也衣綵衣，告我欲遠適。倚門固有望，斂衽就行役。南登吟《白華》，已見楚山碧。何時太夫人，堂上會親戚。〕豈非譏其無方之遊邪？孔子云：〔父母在，不遠遊，遊必有方。〕則山谷、少陵之詩，皆孔子之意也。

王勃嘗言，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。時長安曹元有秘術，勃從之遊，盡得其要。又以虢州多藥草，求補參軍。故《示助弟詩》云：〔自予反初服，無情想高蓋。報國情豈忘，從親心所大。〕則勃於親亦可謂厚矣。然不能立身持己，私匿官奴而殺之，以致其父從坐，遠謫交趾，豈得為孝乎？孟子曰：〔縱耳目之欲，以為父母僇。〕勃其近之矣。

陳繹奉親至孝，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。介甫贈之詩云：〔種竹常疑出冬筍，開池故合湧寒泉。〕蓋不特詠堂前景物，而孝感之事實寓焉。〔出冬筍〕，暗用孟宗事，〔湧寒泉〕，暗用姜詩事。張劍州乙太夫人喪劍州歸，荊公予之詩並示女弟云：〔烏辭反哺顛毛黑，鳥引思歸口舌丹。〕又有《張劍州至劍一日以親憂罷詩》云：〔白頭反哺秦烏側，流血思歸蜀鳥前。〕所賦皆一時之事，而語意重複如此何邪？

荊公《初去臨川詩》云：
馬頭西去百霑襟，一望親庭更苦心。已覺省煩非仲叔，安能養志似曾參。
赴調西去時詩也。非仲叔則自傷不能養口體，不如曾參則自傷不能養志也。人自一官所驅，乃爾為志，亦豈得已哉！後又有詩云：〔古人一日養，不以三公換。〕正為此爾。

唐人與親別而復歸，謂之〔拜家慶〕。盧象詩云：〔上堂家慶畢，顧與親恩邇。

〕孟浩然詩云：〔明朝拜家慶，須著老萊衣。〕

謝師厚生女，梅聖俞與之詩曰：〔生男眾所喜，生女眾所醜。生男走四鄰，生女各張口。男大守詩書，女大逐雞狗。〕又云：〔何時某氏郎，堂上拜媼叟。〕蓋戲師厚也。陳琳、杜甫詩及《楊妃外傳》其說異焉。琳痛長城之役，則曰：〔生男戒勿舉，生女哺用脯。〕杜甫傷關西之戍，則曰：〔生女猶是嫁比鄰，生男埋沒隨百草。〕楊妃專寵帝室，金印螭綬，寵遍於銛釗；象服魚軒，榮均於秦虢。當時遂有
生女勿悲酸，生男勿喜歡。男不封侯女作妃，君看女卻為門楣。
之詠。而樂天《長恨歌》亦云：〔遂令天下父母心，不重生男重生女。〕今師厚之女，毓質儒門，不過求賢士以為之配爾，縱不至負薪如翟婦，餉舂如孟光，亦豈能預知其必大富貴，光宗榮族如蒲津之婦人乎！宜其聖俞以為戲也。

老杜《北征詩》云：〔經年至茅屋，妻子衣百結。慟哭松聲回，悲泉共幽咽。平生所嬌兒，顏色白勝雪。見爺背面啼，垢膩腳不襪。〕方是時，杜方脫身於萬死一生之地，得見妻兒，其情如是。洎至秦中，則有〔曬藥能無婦，應門亦有兒〕之句。至成都則有〔老妻憂坐瘥，幼女問頭風〕之句。觀其情悰，已非《北征》時比也。及觀《進艇詩》，則曰：〔晝引老妻乘小艇，晴看稚子浴清江。〕《江村詩》則曰：〔老妻畫紙為棋局，稚子敲針作釣鉤。〕其優遊愉悅之情，見於嬉戲之間，則又異於在秦益時矣。

白樂天、元微之皆老而無子，屢見於詩章。樂天五十八歲始得阿崔，微之五十一歲始得道保，同時得嗣，相與酬唱喜甚。樂天詩云：〔膩剃新胎髮，香繃小繡襦。玉牙開手爪，蘇顆點肌膚。〕微之云：〔且有承家望，誰論得力時。〕又云：〔嘉名稱道保，乞姓號崔兒。〕後崔兒三歲而亡，白賦詩曰：〔懷抱又空天默默，依前仍作鄧攸身。〕傷哉微之，五十三而亡。按《墓誌》有子道護，年三歲而卒。以歲月攷之，即道保也。孟東野連產三子，不數日皆失之，韓退之嘗有詩，假天命以寬其憂。三人者皆人豪，而不能忘情如此，信知割愛為難也。若使學道者遭此，則又何必黑衣巾者闖然入其戶，而後喻哉？

陶淵明《命子篇》則曰：〔夙興夜寐，願爾之才；爾之不才，亦已焉哉！〕其《責子篇》則曰：
〔雖有五男兒，摠不好紙筆。天運苟如此，且進杯中物。〕《告儼等疏》則曰：

〔鮑叔、管仲，同財無猜；歸生、伍舉，班荊道舊；而況同父之人哉！〕
則淵明趾子未必賢也。故杜子美論之曰：〔有子賢與愚，何其掛懷抱。〕
然子美於諸子，亦未為忘情者。子美《遣興詩》云：
〔驥子好男兒，前年學語時。世亂憐渠小，家貧仰母慈。〕又《憶幼子詩》云：
〔別離驚節換，聰慧與誰論。憶渠愁只睡，炙背俯晴軒。〕《得家書》云：
〔熊兒幸無恙，驥子最憐渠。〕《元日示宗武》云：
〔汝啼吾手戰。〕觀此數詩，於諸子鍾情尤甚於淵明矣。山谷乃云：
〔杜子美困於三蜀，蓋為不知者詬病，以為拙於生事，又往往譏宗武失學，故寄之淵明爾。俗人不知，便為譏病。所謂癡人面前，不得說夢也。〕

李義山作《嬌兒詩》時，衮師方三四歲爾，其末乃云：〔兒應勿學耶，讀書求甲乙。況今西與北，羌戎正狂悖。兒當速成大，探雛入虎窟。當為萬戶侯，勿守一經帙。〕夫兵連禍結，生民塗炭，以日為歲之時，而乃望三四歲兒立功於二十年後，所謂俟河之清，人壽幾何者邪！

元微之誨侄書云：〔吾生長京城，朋從不少，然而未嘗識倡優之家，不曾於喧嘩縱觀。〕《至陝府詩》，乃有一生自恣之語，至云〔那知我少年，深解酒中事。能唱犯聲歌，偏精變籌義。含詞待殘拍，叫噪擲投盤〕等語，則誨侄之言，殆虛語也。

錢起《題杜牧林亭詩》云：〔不須耽小隱，南阮在平津。〕南阮謂杜悰也。史載悰更歷將相，而牧困躓不自振，怏怏不平，以至於卒。審爾，則牧之豈肯受其料理哉？然宗族貴官河潤者非一，枯苑升沉，時命存焉，何至怏怏如是。可以知牧之量不宏也。

《文選》載嵇叔夜《贈秀才入軍詩》，李善注，謂兄喜秀才入軍，而張銑謂叔夜弟，不知其名。考五詩，或曰〔攜我好仇〕，或曰〔思我良朋〕，或曰〔佳人不在〕，皆非兄弟之稱。善、銑所注，恐未必然爾。

楊六尚書，白樂天妻兄也。初除東川節度，《代妻賀兄》云：〔覓得黔婁為妹婿，可能空寄蜀茶來。〕又《寒食寄詩》曰：〔蠻旗似火行隨馬，蜀妓如花坐繞身。不使黔婁夫婦看，誇張寶貴向何人。〕皆責望之言也。

王福畤之子勉、劇、勃皆有才名，故杜易簡稱為〔三珠樹〕。其後助、劼、勸又皆以文顯。勃於兄弟之間極友愛，《自鄉還虢詩》曰：

人生忽如客，骨肉知何常。願及百年內，華萼常相將。

無使棠棣廢，取譬人無良。

觀此語意，豈兄弟中有不相能者邪？及觀誡勸勁云：〔欲不可縱，爭不可常，勿輕小忿，將成大殃。〕此二人者，似非處於禮義之域者。《棠棣》廢之詩，疑為此二人設也。

陸機作詩贈賈謐，幾三百言，無非極其褒贊。方謐用事，生死榮辱人如反覆手，其褒贊亦何足怪。然其間亦有寄意譏誚，人未能推其意者。按臧榮緒《晉書》，謐父韓壽，母、賈充少女也。充平生不議立後，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謐襲封，帝許之，遂以謐為魯公。則是賈謐非充子也。故機詩云：〔誕育洪胄，纂戎於魯。〕言誕育則以譏非己生也。又曰：〔惟漢有木，曾不逾境。〕謂橘踰淮則化為枳，言與螟蛉之化蜾蠃無異也。夫謐勢焰熏灼如此，而機敢為廋辭以狎侮之，真文人之習氣哉！

晉嵇康《贈弟秀才》四言詩云：〔感悟馳情，思我所欽。〕則以所欽為弟。陸機《贈從兄車騎詩》云：〔寤寐靡安豫，願言思所欽。〕則以所欽為兄。又《贈馮文羆詩》云：〔慷慨誰為感，願言懷所欽。〕則以所欽為友。

魏武於諸子中獨愛植，丁儀、丁廣、楊脩之徒為植羽翼，幾代太子丕，而植狂性不自雕勵，又太子御之所術，故易宗之計不行，蓋非植遜丕也。洎文帝即位，植屢求試用，不報，益怏怏。帝欲害之，卞太后曰：〔汝已殺任城，不得復殺東阿。〕故止從貶爵。則植豈能無怨懟乎？嘗觀植所作《豫章行》云：

他人雖同盟，骨肉天性然。周公穆康叔，管蔡則流言。

子臧孫千乘，季札慕其賢。

意謂己素為武帝所愛，忌之者眾，故有管蔡流言之說。然乃自以季札為比，亦誣矣。豈其掠美之言哉？

月輪當空，天下之所共視，故謝莊有〔隔千里兮共明月〕之句，蓋言人雖異處，而月則同瞻也。老杜當兵戈騷屑之際，與其妻各居一方，自人情觀之，豈能免閨門之念，而他詩未嘗一及之。至於明月之夕，則遐想長思，屢形詩什。《月夜詩》云：〔今夜鄜州月，閨中只獨看。〕繼之曰：〔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。〕

《一百五日夜對月》云：〔無家對寒食，有淚如金波。〕繼之曰：〔仳離放紅蕊，想像嚬青蛾。〕《江月詩》云：〔江月光於水，高樓思殺人。〕繼之曰：〔誰家挑錦字，燭滅翠眉嚬。〕其數致意於閨門如此，其亦謝莊之意乎？顏延之對孝武，乃有莊始知〔隔千里兮共明月〕之說，是莊才情到處，延之未能曉也。

余曾祖通議兄弟四人，取〔良辰美景，賞心樂事〕之義，作四並堂於東園，故通議詩云：〔華圃控弦秋習射，寒窗留燭夜鈔書。良辰美景饒心事，觀日相並樂起予。〕先祖清孝公兄弟六人，取三荊同株之義，作倍荊亭於西園，當時篇詠無存者。清孝《安遇集》中有《倍荊亭記》，其略云：〔西園椎輪無亭觀之玩。伯兄欲糾合叔季。同耳目之適，於是基盈尺之高，宇一筵之廣，列楹為亭，號曰倍荊。至先人文康公罷官南陽，適當兵擾，復還舊棲，奉伯父工部居焉。別建二老堂於宅南，秦望田里，諸山皆在目，植花竹於四隅，命某日治饌，往往樂飲竟日。某嘗賦詩云：『去家才隔水一股，二老堂成三百弓。鴒原暮下沙水暖，雁行夜落霜天空。竹根酌酒不妨醉，花萼斫詩如許工。坐久興闌笻竹杖，出門人指兩仙翁。』〕